

□刘郎

驴肉火烧

一

建军也是河北人,他提议去吃驴肉火烧,我顿时喜出望外,真没想到,在青海竟能吃到家乡的土俗。但是,转念一想,现下人口流动,各地都是五风杂处,河北人来青海开个店,也属该当。

这一家驴肉火烧是个小店,在西关大街的延伸段,远离市中心,稍显冷清,铺面也简陋,来客不多。店家是两口子,抬眼一看,显见是河北农村的厚道人,待客殷勤,但又不是油嘴滑舌的那一种。菜量也很足。

我知道建军的心思。酒店里聚餐,虽然红花热闹,水陆杂陈,其实说不成什么话,迎来送往,也多为礼仪,而这种小店,安安静静,少有打扰,天佑德说着火烧夹驴肉,推心置腹,想什么,说什么,何其痛快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建军和我都在西宁西郊当工人,他在西宁钢厂,我在机床厂,同属文艺青年。20世纪六十年代大兴“三线建设”,许多内地的大型国企迁到青海来,厂子都很大,动辄上万人,但我们这些学徒工,却是在本地招录的。建军和我,虽然不在一个厂,但本省本市的文艺青年也是有个圈子的,所以就认识了,只是不联系。

今年夏秋之间,我回青海创作《青海情》,终于和建军见了面。林则徐虎门禁烟,码头上见到老友关天培,顺口说道:“十年重相顾,两鬓白如霜”,而我和建军,“两鬓如霜”自是不消说,只是年头儿错着劲呢——我离开青海,已经26年了。

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,别说千杯,刚过三巡,话就收不住了。我非常感谢这家驴肉火烧店,因为建军在这里,为我补上了我缺席青海26年的人生课——这些年的人情冷暖、世态无常,以及令人唏嘘的亡人遗事,容量着实不小。

真正的朋友,是不用言语,就看透了你心思的人。碰了最后一杯,建军说,趁着还没拍外景,我们还是去一趟大堡子,去一趟民和吧。

二

这里所说的“去一趟大堡子,去一趟民和”,乃是我萦心已久的企望。大堡子指的是大型国企青海第一机床厂,民和指的是新民乡地湾山。

我是18岁进的青海第一机床厂,开始当学徒,后来因为常常给报社投稿子,被人戏称为“工人诗人”,再后来被抽到了厂里的宣传部,写报道、办厂报、办专栏,并兼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“以工代干”,很卖命。当然,我最为热衷的,还是写我的“工人诗”。记得有一次,欢送徒工参军入伍,我写了一首《青春似火正十八》,曾经传诵一时。实在说,当时年少,真不知道青春是什么,人总是这样,只有过了大好年华,才会知道什么是青春。不过,现在想想,我后来能够弄点歌词什么的,却还真是得益于当年踌躇“工人诗”。

不过,建军陪我真的到了机床厂,心都凉了。近万人的厂子,早已空空落落,人迹杳然。红砖楼下,萋萋荒

草,足可没膝,惟见集体宿舍的窗前,当年细小的白杨树,已长成了合抱之围。张艺谋说过一句很有良知的活,他说,我要是没干上摄影这一行,也就是个咸阳国棉八厂的下岗工人。我想,名人尚且如此,我等如粒子之微,又夫复何言也。一想到我那些当年一起入厂的工友们,回忆起他们的名字,一阵莫名的酸楚,涌上心头。

三

拍完外景回来,建军和我又去了一次驴肉店。这次拍摄,还多亏了建军。

拍外景,最为重要的两点,一是早起看天气,一是转场赶路程。建军实在是称得上青海的活字典,计划中沿线的州县地理,风土人情,以及当地的天气特点,说来都是如数家珍。青海湖是小气候,天气预报,只能听个大概齐。虽然我每天起得很早,但青海湖宿营的那几天,每早起来,却都会遇到他刚从湖边转回来。我离开青海年头太久,做计划有点想当然,那一次去贵德,要不是听从建军的建议,大队人马差一点就开往坎布拉,冤枉路打来回,长途颠簸,少说也得一整天。

我之所以记准了这家驴肉店,因为正是在这里,我忽然悟成了这样一句话——“一个人假如有心债,那么,真正的朋友,就是陪你一起还债的人。”

算完酒钱之后,建军说,“这眼看工作要结束,你就要走了,大堡子已经去过了,还是再去趟民和吧,由清河开车,已经说好了,清河你也是熟悉的。”

新民乡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比较穷苦的一个乡,位于脑山地区。1977年,参加省上文化系统的路线教育工作队,我分在三岔沟大队的地湾山,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。地湾山不但缺乏饮水,炒洋芋加点肉丝什么的都是过年呢。我去的那年,生产队还没收,秋天收过洋芋,年成不错,队里才杀了一头猪。村里人对都很好,房东王守祯一家,则尤为体贴,就像一家人。脑山里早晚多寒,让我睡的位置是火炕最暖的地方。所谓路线教育,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事儿,这正好可以整天看看书,背背古文。

那一年,要说了点功夫,还是在《词林纪事》和《剑南诗稿》上,倒也没有功利目的,只是喜欢,以格律的形式写山村的生活,就算是日常的札记,写得多了,辑了一本《住山八百句》,其中一首是这样的——

朝看流云暮看烟,远是重山近是田。
驴粪煨炕当炭火,雨水储窖作天泉。
社员人人会山曲,庄廓家家种牡丹。
山外不知何人唱,声声花儿与少年。

地湾山距莲花台很近——莲花台是个慢车停靠站。我回西宁一趟,总在凌晨1时,房东送我出了门,看看星星的方位,带个手电,就开拔了。山道弯弯,起伏起伏,摸黑行走,走到莲花台,天就亮了。有一次走在荒山野岭,天刚蒙蒙亮,拐进一道山沟的时候,忽见一株老杏树,满树的杏花开得十分耀眼,花团锦簇,

灿烂极了,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来。我虽不多愁,却十分善感,眼泪,当时就下来了。

我和建军到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乡,原来叫公社,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房东王守祯,过程倒是不曲折,全仗着现在人人有手机。王守祯原是位民办教师,一直没转正,后来干了几年的村书记,为人正派,主事公道,加上又是穷乡僻壤,无油无水,依旧清贫。王嫂已故,儿子尕海已经移民。王守祯孤身一人,世事全已看开。王守祯说,今天见到尼(你),“火乡组猛者俩(活像做梦着呢)。”我则指着建军向房东说,“这个梦,就是他给的啊。”

会面的景况,可想而知。刘郎的文字,周月亮先生早有定评,叫“豪放的忧伤”,的确如此,所以,这种场面,无需再记,记则易忧伤——我们还是来点豪放的吧。

四

虽然和建军相识有年,但真正和他热络起来,也只能从2017年年底,锡纯老师的去世开始算。锡纯与我是有着数十年友情的忘年交,锡纯甫一去世,建军就打来电话通知我,当时,来电的号码很陌生,我还迟疑了一下。不过,现代科技真是了不得,说它拉近了人们的距离,千真万确,自此,我和建军的微信往来便与日俱增,甚至发展到可以说说很私人的话题,虽然偶尔两地,仍可用“君子交有义,不必日相从”这副楹联注释之。

建军高大魁梧,和他晤面,你会有一种沉稳,有一种仁厚的感觉,他的面相,本来就让人感到很“诚”,因为每次对饮的时候,俩人面对面,我看得很真切。

建军也是很小的时候来青海,自然就算青海人。西北汉子的特点,也许就在这里,记着你,惦着你,并不声张,并不表白,他对你的一切牵记,都在暗处,甚至更多的时候,你并不察觉,这就像我的另外一位好友,其实也是我的老师辈的王怀信。我刚进台里的时候,还在使用电影摄影机,而正是怀信大哥,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在暗房的黑影里面装胶片。后来我知道,怀信家里,最显眼的地方,多年以来,一直挂着刘郎一家的合影照,直到怀信去世之后,怀信的夫人还说,他一直惦着你们这家人。

写到这里,不由得想起来,怀信大哥去世的消息,同样也是建军在电话里最先向我通知的。

我是原青海电视台的老职工,但这次回青海,本想不惊动什么人,可建军为了让我的青海之行更为圆满些,便告诉了现任青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李夫成。夫成属于青年一代,对我很抬举,遂将台里的老厅长、老台长王贵如、郑好文、栾志崇、鲁峻等人都一一请来,大家欢宴一回。多年契阔,老友重逢,抚今追昔,万千感慨,让我很感动。但在开席之前,我竟不见建军来,遂打电话催促他。谁料建军一再推托,让我颇有不满。电话那边建军说:“好不容易和老领导、新领

导会会面,你们就索性好好说话,我就不来了。等改日,我们再去吃吃驴肉火烧吧。”

五

从青海回到江南之后,我找出了1993年在青海电视台的办公室里,我与老台长栾志崇的一张合影照,发给了栾台长,也发给了建军。当年,栾台长对我很厚爱,若是没有他的呵护,我能不能有那么多作品很难说。犹记得我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的那一次,奖状还是栾台长亲自抱着送到我的办公室。栾台长那天好高兴,好像获奖的不是我,而是他。

没过几时,建军又将我们的合影发回来,照片上多了几行建军的话,虽然朴素,却如金句一般。

人多的场合,建军的话,是尤其不多的,这正应验了大家熟知的那句话:“沉默是金”。或许,只有建军这样看似沉默的人,才会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金句。

建军的原句是——“有的人,一辈子就是个认识;有的人,认识了,就是一辈子。”

2021年12月5日 晨起暖阳满案 正合冬日怀人

附注:

我的老家是河北清苑县,清苑属保定,可着整个儿中国,大伙儿都知道,保定地面儿,是仗着驴肉火烧撑台面的,只是小时候生长于穷乡僻壤,赶集上庙什么的,路过驴肉摊子,肉香径直扑鼻,烧饼新鲜出炉,煞是诱人,不过,穷孩子也只能常常咽唾沫。

上文所述主人公,大姓姓李,李建军。此外,我还有一位名叫建军的契友,郝建军。

郝建军是保定电视台的台长,我每次回家看老娘,总要在保定落脚。这位建军和我是同行,交往多年,情深义重,我不在老家的时候,他还经常开车去我家,探望我孤守乡园的老母亲,村里传为佳话。每次过保定,建军总要款待我,当然少不了驴肉火烧,有一次,建军在保定最好的驴肉火烧店,款待我享用最好的驴肉火烧,印象深刻了。虽然说驴肉火烧是主打,但七盘八碗,却配满一席,那些小酱菜、小米粥、小作料什么的,精致到了极点,我真想兜起这样的驴肉火烧来,直奔奔世界遗产申报委员会。

知道我喜欢驴肉火烧,北京的朋友,同样是电视老手的红飞老弟,也曾给我寄来过。收到时打开一看,肉很细,五香的,颜色鲜亮,筋力分明,还配着葱丝和面饼,诚可谓家乡妙品也。

我怀念驴肉火烧,更怀念和我一起吃过驴肉火烧的人。

新年将到,作此小文,就算是对所有的至爱亲朋的问候吧。

2021年就这样过去了,这是我难忘的一年。

20年前,报名学车考驾照。练车闲暇,与教练聊天。他问我:以前可曾摸过车子?

我有点夸张地说,说起来,真还没少摸呢!

条件不错,您父母是开车的?他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。

哪里,哪里,他们都是农民,见过的汽车都是有数的,可我小小年纪,不到8岁,就赶过毛驴车,后来还赶过马车、骡车呀。

哦,原来如此!哈哈,你也太幽默了吧。

我说,不敢,我还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车把式,有着将近20年的驾龄呢。

哈哈,赶着马车真潇洒。说着,他轻松地哼起歌来:带上你的妹妹,赶着那马车来……

可是,我赶着马车、骡车时间曾有过这种潇洒与浪漫?想都没有想过。

就这样,我一边学驾驶技术,一边跟教练和同学讲起了自己赶车的那段经历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,大通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。机缘巧合下,一辈子都没有正经赶过马车的父亲和我成了车夫。那时,父亲年届花甲,我刚满十八。我们一老一少,靠着看别人赶车的那一星半点感性经验,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赶车生涯。

赶车对于我俩来说无疑是一道充满了考验的深坎。因为,父亲在生产队里最擅长的农活是犁地,算是专业化社员,说他是犁地行家倒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而我虽然不到10岁就赶着驴车斗胆到邻村接送过姑娘等至亲,但这些都只是兴致使然,偶尔为之。况且,那时我驾驭的毛驴是全生产队里最乖顺的。现在一下子要成为车夫,这毕竟还是隔着一层,我和父亲虽然兴奋而又新奇,但也有些忐忑。

我和父亲先到小镇的土产门市部买了一应工具,但每每想起轅木,靠近骡马,总还是窘态十足:因为我俩对于拉板车、搭腰带、辮绳等器具都不曾得心应手,对于装车 and 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更是茫然。几次三番,因为失误而使车胎陷进了泥潭,被我们使役的牲口跟着吃了大亏,白受了不少折腾。

特别是在秋天拉运麦捆的过程中,我们遭逢的难堪更是俯拾皆是。因为我家那辆马车的车厢是由驴车改造而成的,厢底垫轴木头墩子又都身量偏大,这使车厢一直呈前高后低状态。平时拉土、拉粪,倒还未曾出现过明显的不平衡情况。但是一旦拉运麦捆或者体量较大的柴草,车子马上就会凸显轳轳现象。再加上,我们俩装车的水平一直很业余,这使整个车子一走起路来就像一叶扁舟,始终不怎么沉稳。赶着这样的马车,还要走山路,

还要走山路,我们俩装车的水平一直很业余,这使整个车子一走起路来就像一叶扁舟,始终不怎么沉稳。赶着这样的马车,还要走山路,惊惶不已,车上的捆子也散落一地,损失了不少粮食。这样的情形,我和父亲始终没有想到克服的办法,为了脸面,反而总在人前遮掩。所以,

每到秋天,装运麦捆的那段时间,我的心几乎都是揪成一团的。

如今想来,当时如果我们放下面子主动向车把式请教一下,或者找一个木工改造一下车厢,这些问题也就会顺理成章地解决。可是,为了维护一时的脸面,我们总是拖了又拖,一直掩盖着,直至我砸了快要散架的车厢时都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总结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磕磕绊绊地赶了20年马车。

那时,我是一名乡村中学语文教师,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,我总穿着一套皱巴巴洗得发白的西装,站在讲台上为孩子们讲课。一旦到了周末或者寒暑假,我就换一套干活的旧衣服,从畜圈里牵出一家人平时伺候着的骡子,套上车具,那时我就是个与一般农人没有任何区别的车夫了。

长年累月一铁锹一铁锨积攒在门口的几十方农家肥就得一车车、一趟趟送往不在一处的每一片耕地里。到了秋天,20多亩山地里收获的庄稼还得一车车运到麦场。这都是些固定的功课,周而复始,雷打不动。不时地,一年几次还得走十里之外的川地磨坊,加工一家人的口粮或者牲口的饲料。有时还会结伴远去县城拉煤、拉化肥,更是少不了的远足。农闲的时节,我们还会在车厢里铺上被单棉絮,拉着父母孩子走亲访友。一句话,那时,我们家庭的日常运转都不曾少得了这一辆马车的支撑与应付。

就这样,20年的时间里,我先后役使过三匹骡子、两匹马。它们毛色、个头不同,脾气不一,我在接触、驯服它们的同时,也在一直训练自己,时间一久便学会了与它们相处合适。尽管我们偶尔的不配合以及不时的倔强和顽劣一度让我很生气,也曾拿起鞭子打过它们,但在心底,我们全家却无时无刻地感激着它们。在精心饲养它们的同时,我们始终不忘先辈们留下的话:山民是吊在牲口脖子上吃饭的人,伺候好它们是我们应有的本分。

我们全家从不忽视牲口的喂养工作,一直将此作为农耕生活的重要功课。夏天,父亲有一时间就去田野里割草,总把牲口的膘情作为一家的脸面来对待,不敢有一刻的疏忽。我总不忘时时操心它们发头好坏,打理它们的外表,当它们的蹄铁磨损得差不多时,就及时找小镇的铁匠,屈身弯腰端起它们的蹄板换新掌。在铁匠一番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里,我的额头上则常常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汗珠。我知道,我此刻的紧张与劳累不仅来自于弯腰抬着牲畜腿的劳作本身,更为重要的是,还有一种心理负担。这时,我始终在担心,我的学生会不会出现在钉掌的现场,一边看我,并为此投来鄙夷的目光?尽管他们一个个也是农民的后代。

正因如此,那时走在马车旁边的我始终感觉到一种不自在,不曾有过甩着鞭子,唱着小曲,在“滴滴哒哒”的蹄声中悠然远去的潇洒。如今想来,我还真该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。不是吗?一墙内外,两种身份,当得了老师,驭得了马车,书本现实,互为参照,六艺之一,无师自通。这是“赶着那马车来”的旋律绝对无法涵盖的另一份人生体验啊。

□马有福

赶车记



□陈劲松

柴达木行纪(节选)

俄博梁

从冷湖出发,汽车沿S305省道往茫崖方向行驶约62公里,就到了俄博梁。

俄博梁以雅丹地貌闻名。整个柴达木盆地,发育有雅丹的地区很多,但尤以俄博梁最为有名,而俄博梁的雅丹,又以面积阔大、形态多样著称。俄博梁的雅丹地貌达数千平方公里,如果包含在整个柴达木雅丹地貌群之中,面积约有两万平方公里,算是世界之最了;关于形态,俄博梁的雅丹实在无法一一列举,仅常见的,就有蘑菇型、龟背型、槽垄型、烽堞型、立柱型、兵阵型、拱背型、城堡型、平顶型、方山型、金字塔型……千奇百怪、形态各异,不可尽数。雅丹地貌在世界上并不鲜见,但俄博梁雅丹可算是中国西部雅丹地貌的明信片了。

在西部,雅丹群又被人称作“魔鬼城”,由此名称可见其地貌的可

怖。据说,夜晚的时候,雅丹群内会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。究其原因,并不复杂,只是因为雅丹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、疏密参差,风吹过时会产生振动,而振动频率的不同,就生成了不同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就呈现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之声。我们匆匆转过了一会,还要赶路,不能深入到雅丹群内,就无法感受它的恢弘之美,也无法在晚上感受那摄人心魄的啸叫了。

冷湖石油基地遗址

如此惊心,那巨大的废墟!数千间房子被拆去了屋顶、门窗。空空荡荡的房子,如同一只只空洞的眼睛,淤满泥沙和回忆……

正午时分,偌大的石油基地遗址阒寂无人,只有热烈的阳光搬动着残破的阴影。风进进出出,仿佛20年前那些忙碌的身影,匆匆,却无言。

在巨大的废墟间随意走动,从一间坍塌的房屋进到另一间坍塌的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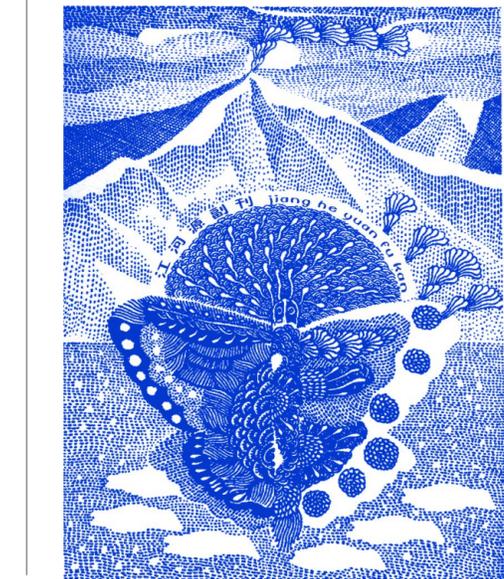
屋,可以看到,滚滚的标语还在,似乎还有着灼热的温度,只是在墙上褪去了曾经鲜艳的色彩。我们这些闯入者轻声朗读着,如果更加用情一点,是否可以穿越时间,返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?

比我们更用情的,是那些盘桓不去的风,它们读了那么多年,还将继续读下去。只是,除了我们这些过路者,已经没有人再仔细倾听风的朗读了。

六万余人,想一下,当年该有多么热闹啊。那些年轻的身影来自山东、广东、陕西、湖南、四川……曾经鼎沸的人声已经如花架般凋落了,空空戈壁中无边的翻涌的盐碱,凝固为永恒的波涛。

阳光泛着冷冷的无声的光,照着广袤的戈壁荒原,照着这巨大的废墟。让人内心生出强烈的不真实感,如同身处幻境。

大地无言,废墟间静静开放的花朵,消解了一部分的荒凉,它们摇曳着,散发着它们的花香。在某个时刻,这些花朵,将会替时间开口说话。



江河源

